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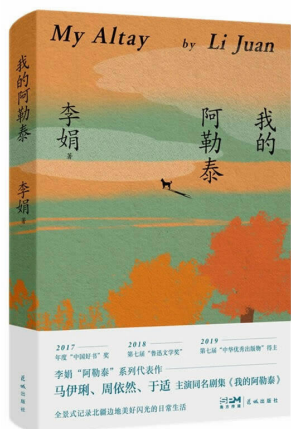
# 从李娟的散文到影像化再创作： 相信文学的人，会找到梦想的“阿勒泰”



2024年5月，文学的影视化改编领域，又开出了一朵惊艳的花。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8集迷你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，好评如潮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是一部已出版10余年的散文集，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、流动的日常：开杂货铺，当小裁缝，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，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；春天沙依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，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，入冬后瓷实的迢迢雪路……观众既能看到李娟文字里那片天地，亦能“旁观”作家本人最初拥抱文学时青涩而炽热的模样。

每个笃定相信文学的人，心里都有一个最美好的“阿勒泰”。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剧照



## 文字就像火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

在《我的阿勒泰》中，李娟呈现了零碎而闪亮的阿勒泰记忆。戈壁、草原、森林、雪山、骏马和牧人……这样一部散文集，为何会进入影视从业者的视野？

1979年生于新疆的李娟，高中毕业后一度跟随家庭进入阿尔泰山深处牧场，经营一家杂货店和裁缝铺，与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共同生活，1999年开始写作。

这位在天地间自由写作的女作家，是文坛独一无二的存在：《九篇雪》《我的阿勒泰》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《冬牧场》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《羊道》三部曲……朴实、明亮、治愈、清新、幽默，是她创作风格的关键词。

在《我的阿勒泰》这本书出版11年的时候，李娟曾总结，这些文字所描述的自己是18岁到20岁出头的年纪，“那段记忆里最美好最

闪光的时刻全在这里了”。

“写这些文字的我，格外珍惜‘她’与他们为数不多的交集：与河边洗马的少年的相处，和巴哈提小儿子的‘恩怨’，偶遇的赛马小冠军，乡村舞会上的漂亮年轻人，还有热情的姑娘古贝，邻居比加玛丽……我看似随意地，没完没了地铺陈各种记忆里的细节：亲密的，自由的，关于友谊的，关于爱情的……竟然有这么多。”李娟如是写道。

剧集《我的阿勒泰》制片人齐康去年推出由双雪涛小说改编的剧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“文字就像火药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弥散在书本里。如何将其引燃，如何将能量释放？或许影视化是一条很好的方法。导演就是点燃火药的人。”

在目前呈现的8集迷你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，观众看到，这是一个

重构的影像故事，但是又处处可见李娟原著中的精华。例如，马伊琍饰演的母亲张凤侠，会给小卖部的商品起一些方便本地哈萨克族人理解的名字：把瓶子像手雷形状的白酒称为“砰砰”，把女儿衣服的丝光棉材质直呼为塑料……当地人恍然大悟全理解了。这是原著里充满趣味的片段。

周依然饰演的女主角李文秀，带着原著中“我”的生命和视角，但剧集额外展现了她从大城市回到母亲身边的缘由、懵懂而坚持决定写作的情节。

于适饰演的巴太，是原著没有的人物，但大家能从那个叫麦西拉的人身上找到影子。

齐康说：“《我的阿勒泰》英文名是‘to the wonder’，是对于理想主义的向往和对于未知世界的憧憬。”

## 创作者应该走得比观众远一点

在原著《我们这里的澡堂》中，李娟写澡堂里总是热气腾腾、水汽缭绕，3个人共用一个龙头，彼此之间互相帮助搓背。

剧中，一块搓衣板，就刻画了女性的困境。当地女人托肯要洗全家的衣服，希望丈夫买一块搓衣板。结果丈夫整日酗酒，喝醉冻死在路边，至死都没给她带回这块搓衣板——而后来出现的真正爱惜她的人，会送上护手霜，充满爱意

的目光紧紧追随。

张凤侠和李文秀这一对母女，相处舒服、喜感，能潇洒的张凤侠被女儿称为“张大侠”。

在《我的阿勒泰》导演滕丛丛看来，生活的肌理和质感是最重要的。“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李娟一样在阿勒泰生活那么久，积累那么多素材和看世界的角度，以及她独特的幽默感，这个是最珍贵的……”

从畅销10余年的散文集，到8

集电视剧，滕丛丛说，李娟拥有“天才的质感”，原著看似是散文，但形散神不散，改编的关键是抓住文本的精神。

滕丛丛指出，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，有各式各样故事发生。“时代一直在往前走。我们有责任，无论是思想还是看世界的角度，应该走得稍微比观众远一点。”

## 普通人也能绽放追求文学梦想的光芒

王安忆如是评价李娟的文字：“她的文字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她的文字世界里，世界很大，时间很长，人变得很小，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。那里的世界很寂寞，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。”

除了将李娟文字具象化，剧集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时嵌入这位女作家个人生命轮廓，且释放出普通人追求文学梦想的光芒。

剧一开始，李文秀听讲座，萌生写作的念头。然而，镜头并没有仅仅追着主角，而是对准一位中年女性的脸庞。此处是一个伏笔。

当李文秀在县城网吧里在电脑键盘上费劲打字，向刊物编辑投稿时，那位编辑恰好看到了另一个投稿：一位要花大量时间操持家务的女人，和李文秀一样被那场讲座激励并投稿，显露创作天赋。但面对编辑的正式邀约，她惊恐不已，觉得并无这种人生可能性。

编辑很遗憾地感慨，伍尔夫说，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听闻这句话，女人被击中了，眼里泛起汹涌的情绪。

这句话，又与另一情节呼应：李文秀在离开乌鲁木齐前，回到当

初听讲座的讲堂，伸手扶正了楼梯墙上伍尔夫画像的相框。

“我所诉说的种种生活就是从那次展开的，永无结束。”李娟曾说，她写下的故事曾让无数读者向往，但其实最最向往的人，是她自己。“我曾经多么渴望自己真的就是那样一个姑娘啊。任性，光明，从容，欢乐。”

李娟的追梦故事就一直讲到了今天，从草原讲到了全世界。“世界明亮，大地深远”的文学王国，因此被所有人看到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